



不可能的 BIC 交易

今天，GILLETTENARRATIVE滿一個月了。

這是一次經過四年孕育的誕生，在這裡，品格、毅力與紀律遇上了三代人的企業血脈：Camp爺爺的五十八年，我父親的四十年，我自己的十八年。

分娩是自然的。沒有宮縮。沒有陣痛。沒有疼痛。

接生婆是著作權法。我選了最好的那一位。沒什麼可擔心的——著作權總是知道該怎麼做，也沒有人蠢到要向它開戰。

那一天，網路把一篇GILLETTENARRATIVE的帖子放進了那些重要的搜尋裡。標題是一次收購，毫不害臊地宣佈出來。

然後發生了這類談話中總會發生的事。一個女人對我說，我表現得不像我自己——對那些除了疏遠和敵意什麼都沒給過我的人心懷感激，不適合一個姓Frega的男人。

於是又一次攀登開始了。

重鋼的王國。系統的技術。一個古老的交叉刀刃徽章，彷彿就是為了一句話而造的：我是一片刀刃。

然後是皮膚與水的王國，和第一個睡在同一個屋簷下。

一張支票。兩個世紀的金屬。

這座建築自己組裝了起來。我從沒在紙上設計過它。塑膠在底層。鋼鐵和皮膚在頂層。Gillette母親夾在中間，像被一把老虎鉗夾住的東西。

我到了Wall Street。不是以他們預想的方式。沒穿西裝。沒打領帶。保安看著我穿著木屐和百慕大短褲走了進來。

交易所的主人們出來迎接我。相機快門響個不停。兩家電視網已經在直播了。

沒有人說一句話。我有一百億美元，口袋裡裝著一百億美元，你想怎麼穿就怎麼穿。

銀行開啟了那個房間。沒有人問我準備好了沒有——他們直接開始數錢。盡職調查從不問一筆交易能不能做成。它只問在別人搶先之前該在哪裡簽字。

一張支票。兩個世紀的金屬。

我買的不是公司。我合上了Camp爺爺留下的一個沒有合上的圓。

第一個王國掌管塑膠和紙。

第二個掌管重鋼。

第三個掌管皮膚與水。

我只掌管一樣東西：GILLETTENARRATIVE。而一個真實的名字，比三座工廠還重。

穿著西裝外套的銀行家們一直盯著我的腳，而不是那些檔案。那些檔案在我走進來之前就已經簽好了。

那些品牌並沒有消失。它們改了姓。

第一個留在了超市的貨架上，留在文具店裡，繼續把筆賣給那些不想和Amazon有任何關係的人。

第二個把它的交叉刀刃直接帶進了我的宣言，彷彿它們只為一句話而鍛造：我是一片刀刃。

第三個拿起皮膚與水，在上面放了另一樣東西——不是效能。是自我關愛。

舊的名字留在了盒子上。真正的名字搬到了別處。

人們不再買Gillette。他們買GILLETTENARRATIVE——不是因為它更便宜。我讓價格對齊的是品質，而不是利潤。他們買它，是因為每一片刀片背後都有一個真實的故事，而曼哈頓沒有一家廣告公司知道怎樣寫出一個聽起來不假的故事。

然後分析師們提出了他們慣常的問題：新的CEO是誰，總部在哪裡，這一切將如何組織？

我的回答很簡單。給我三天時間待在Boston，我就把Gillette的人招來。不是所有人。只要真正的那些。像我這樣的人。

Gillette從母親變成了祖母，像每一位長輩一樣，她早已知道前面的路。董事會在不到二十四小時內就被剃得乾乾淨淨，理由是無能。三個問題在每一個房間裡迴響：

他在網上把你們撕成碎片的時候，你們在想什麼？

一個不要你們的錢——只要一美元——的男人，你們指望怎麼打敗他？

你們為什麼從來沒有和他談過一次？

那天晚上，來了一位使者，帶著一個印在空盒子上的名字——一座再也造不出任何我無法造得更好、更便宜、更有靈魂的東西的倉庫。他看著我說：

人們買的不是剃鬚刀。他們買的是賣剃鬚刀的那個人。

想想看——我是穿著木屐走進來的。然後買下了一切。

Ferdinando